

新編野史曝言

新編野史彙言

第十七回

揆字卷之三

浮藥迷心貞媛爬羅雲雨

天泉破腹通儒箋釋歧黃

香娥嚼那藥時滿口生香但覺有一種辛熱之氣沖入咽喉知非平補之藥急急去那已化之藥早和着津唾沁入腹中矣因把那藥包起收好袋內拿到床頭却反揀着最兜吃了幾個便覺遍身暖暢情興勃然坐在床上將連辦輕勾纏束停當套上睡鞋側在又李腳邊去想安睡那知伸縮不甯口中不住唧唧又李睡中驚醒聽着口內啾啾嚇了一跳說道素姐為何忽作此狀素娥道小奴此時方寸已亂有死無生只求相公垂憐救奴一命又李認是一時情動不忍呵叱將手攪着粉頸說道我此病非汝不生感入肺腑你既與我沾皮着肉亦難再棄他人日間小姐因論璇姑將你夾雜而言亦非無意我原打算向你小姐說明回去稟知老夫人即來取你為妾你是極明理之人此時苟合豈我肯為耶素娥道奴此時五內如焚更甚於相公之癡明知非禮急求救命相公說這遠話只好索我於枯魚之肆了說罷竟哭起來又李道實事斷難從又李暗思素娥貼身伏侍這許多時並未見他情動就是假冷假熱那樣沾皮沾肉也不見有半點邪心如何今日這等作怪兼覺着素娥口中如火炭一般想就是興發也不到這個地位敢是生出什麼怪病來因急問道你向來並無邪念今日忽然如此必有緣故可老實告我我好替你醫治素娥忽被提醒忙答道小奴一時飢餓到牀頭要覓茶點拿着袋裡補天丸嚼了一撮又李失聲道不好了即欲下牀取水那知素娥萬分難過死力抱住又李尚在病中推之不動着急非常忽想起牀頭銀罐內有水浸冰裂忙取一隻塞向素娥口邊說道你誤服毒藥非水不解且吃這梨下去素娥聽說所吃者是毒藥猛吃了一驚忙把梨亂咬而食便覺一股涼氣沁入心脾連稱爽口又李忙又遞過一隻連那罐中之水倒入素娥口內素娥此時如冷水澆背慈心頓滅因定一定心跨下牀去連喝幾盃冷水始覺心地清涼怒火盡滅鑽進被中又李把他抱住素娥已是渾身冷冰如睡在銅屏上一般在又李懷中懷了一回方纔溫暖忽地痛哭起來又李忙又拭淚問其緣故素娥道奴雖下人亦知羞惡日來伏侍相公一奉小姐嚴命二報婢子私恩即沾肉沾身而此心漠然不動何期今日醜形盡露廉恥全無更有何顏復周旋於相公之側乎又李道此非汝之過也邪特所魔正士偏心淫藥所迷貞姬失節使我若服此藥亦必情蕩神搖罔知忌憚你一月中始則滌污撒穢繼則貼肉沾膚宛轉牀席之間憔悴屏鑑之上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而心明於日皎皎不欺我不特感爾如骨肉亦敬爾如友朋翼以狂藥之故稍渝此念乎說罷亦吊下淚來素娥忙道相公千金之軀病未全愈詎可感傷奴蒙相公開釋銘感無窮再不敢懷恨便是只是相公身邊怎藏着這般毒藥幾使奴破節喪身含羞地下又李道此頭陀超九之物他遠有一張藥貼上寫着每服一丸可御十女女子服之可御十男當時就燒掉了以致幾誤汝命素娥道何不并藥燒掉又李道我因別有用處藉以剪除凶孽故且留之素娥便不再問但藥性雖解神氣已傷氣喘吁吁四肢無力又李緊緊抱住有般憐惜撫摩了一會大家都勞乏了沉沉睡去竟如死人一般天已大明凡自酣然不醒驚喚黎明即起在門首走了幾個轉回總不見開門因簷溜甚急又聽不出了一毫動靜只得把門敲響敲了幾回只不見開門驚心疑叫人揭下門來仍復上好然後獨自一個走進房來只見帳幅雙

垂帷聞算意揭帳者時見又李一手樓着素娥粉頸臉貼臉嘴貼嘴睡得正甜覺吸脹紅了臉暗說怎這樣睡法好不難着瞥見腳後堆着素娥的衣服一條舊紅絨袴露出半隻袴管羞得覺吹倒退幾步悄悄的走出來站在門外心頭兀自跳過不住因恐有人進來取一把小鎖走來鎖好暗付道原來他兩人已效于飛因貪同夢所以失曉只是哥哥病未痊可因何孟浪至此素娥這妹子也該等哥哥病愈不應如此性急倘有反覆如何是好又想道這是幾日關門的緣故哥哥身子略好我又不進房去整日關着孤男少女你憐我的恩情我憐你的憔悴溫存調笑以致弄出事來這到我的不是慘道連日素娥有張沒智早晚見我到跟前只顧把眼偷睨昨晚哥哥催我進房都為此耳響吹自在房中籌想素娥一覺醒來見已天明只是雨聲淅淅沒有日色不知時候輕輕的推開又李之手悄悄偷出被外穿着已畢立在牀邊打了兩個呵欠走到門邊只見門上未開失驚道我昨晚親手問好的怎麼會開起來因把門一扯却扯不動搖了兩搖在門縫裏一張見有鎖鎖着暗付是小姐所鎖無疑莫非進來見我與相公並頭交頸只說是已經苟合不便叫醒又恐廚下嫂子們進來看見故此鎖門去的小姐你錯疑心了也只是羞人答答怎麼去見小姐呢沉吟了一會只得將門敲響響吹恰好又到門首探聽連忙把門開了素娥叫了一聲小姐不覺兩頰紅生低頭而去響吹嘆道乾柴烈火却也難怪看他只要小心些三不要使病體反覆方好因走至床頭正值又李醒來互相廝叫響吹問道哥哥病體又好些麼又李道今日身子倒覺乏了些響吹道哥哥出外之人兼在病中諸事要加倍小心第一以保養精神為主又李道這個自然兩人正在叙話素娥出來站在響吹椅後不住連連呵欠響吹心裡覺得不耐煩起來又不便直言只得澹澹的說道素娥你也是這般辛苦了哥哥說今日身子較之望你着意扶持耐心調護休使病加全愈方好素娥覺道話裡有針差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響吹見這模樣也就不便再言廚下僕婦來請檢點祭席席吹辭出素娥生火煎藥纔伏侍又李吃完忽聽響吹一片哭聲與鴻儒嚷鬧慌忙趕去只見響吹氣得渾身發抖淚如雨下洪儒早已一道煙的走了素娥上前苦苦勸住問其根由響吹告訴道醫生連催藥飯疾忙收拾上去拜也沒有拜先就催化紙我憶起哥哥所言向他說知你他說開口第一句是怎麼說法素娥道他賭錢性急最是說不及進會響吹道著頭素娥道莫非反怪通知得遲了麼響吹道把我吃他這拍頭一句死話竟沒甚話回他他又說隨他告狀打官司總是不中用的姐姐休要為着外人替他說話我也氣極了合他嚷道我怎為着外人爹爹知恩報恩寫下遺囑昨日纔過週年你將翻爹爹的招嗎你道他再說出甚話來真要把人氣死了他說知道爹爹弄甚麼哩我聽到這句話我也顧不得要和他做齣的了吃我一手扯住說道好呀他把爹爹都說起來了爹爹要弄甚麼的不好多給田與我們要弄甚麼爹爹是何等樣人肯弄甚麼爹爹一千四百田只開發三百畝給與我們還是弄甚麼的嗎我和你到各房去告訴省該是這樣誹謗爹爹的嗎他纔嚇着了臉酒脫手亂跑出去了你說叫人要氣不要氣呢素娥道大相公賭昏了又聽着旁人咬譟纔說出這樣話來怪不得小姐要氣婢子聽着都氣壞了怎傷犯起老爺來響吹道再說甚呢不是傷犯着老爺我也遠不是這樣生氣素娥道小姐身子要緊大相公不是真正惡人慢慢的告訴親族戒他下

次罷罵道我也氣昏了文相公吃了藥沒有素娥道婢子正伏侍着剛吃下藥聽見小姐啣氣就跑了來小姐請進房去歇息罷素娥慌忙哭拜起來即到書房間又李吃藥後光景又李道外邊為何洶氣素娥道本等不是惡人却開口來就叫人生氣相公在病中休要管他又李道可是你大相公麼素娥道再有誰來相公肚裡像有些響動又李道這藥吃下肚裡只是咽都都的響不似個受用的素娥道與前目是一樣的藥因相公昨晚勞之加一錢人參怎反不受用又李道不好這會子像要出恭說猶未絕只聽到一聲尖聲道不好了那響聲就如連珠的花爆絡繹不絕褲子上早流出黃汁來素娥忙提兩件舊衣揭開被來只見淋瀝瀉瀉一屁股都是黃水被褥上就如糖水浸着木樨撒滿一牀素娥忙把衣服摺整搶了一把粗紙替又李揩抹屁股只聽又李叫聲阿呀那裏悶就如黃河口決一股一股黃泥也似的水直冒出來沖了素娥一手連一隻衣袖都黏黏連連的濕了一半慌得縮手不迭說道這怎好呢偏是又李腹中響不絕聲那裏色猶如清水一般一陣一陣只應滿將下來又李面皮雪白喘氣不覺素娥心裡慌張手足無措驚慌走避忽見眼睛都嚇定了半喘說不出話來素娥扯衣服指手跑進房去拿出許多破衣破絮驚慌哭着道就我說不好真個弄出來了你這樣也不濟事還是拿被褥來換纔好素娥道文相公是之極的人如何換得胡亂揩拭指拭只顧墊上去便了偏生這兩遠不肯歇息麼弄得清潔哩素娥方墊得好又瀉一陣直瀉到晚來方纔稀少又李已是發聲驚慌只當啼哭素娥手忙脚亂弄得瀉住了驚慌收住哭聲道從前之事不必說了只是如今怎樣醫治纔好素娥道連日吃的都是這藥並沒見瀉怎今日忽然大瀉起來驚慌道教是夜間撲了風受了寒了素娥道夜間風是撲了些也不到這等利害如今沒法只得再把那方加減吃一貼下去看驚慌吹拿出三錢上號人參素娥撮藥煎好灌將下去不多一會又李又說不受用早聽見腹中作響果然又瀉起來瀉到二更多天方纔稍住又李已暈過數次驚慌問急救之法素娥道這藥都是暖胃補虛升提分利專止瀉泄的藥如今下去就瀉有甚藥去治他呢驚慌抱着胸脯痛哭道總是我害了哥哥了素娥道不是哭的事文相公虛乏已極恐防要脫且把上好人參多煎些吃下去拉他一把驚慌道他吃下許多就瀉出許多倒不如乾吃罷素娥道這也是個道理驚慌吹進房取參喝着將婢們進去拿出頂號大參素娥細細嚼嚼直嚼到一更天又李面色方轉口鼻之氣亦漸溫和開眼看着驚慌手執燭臺站立牀前素娥伏在頭邊囑咐送兩人元是眼紅胞腫淚挂如珠萬分不安問何時已四鼓幾遍催促兩人安息驚慌只得進內再三叮囑素娥小心伏侍素娥關門收拾上牀仍囑驚慌不令又李自囑恐乾嚙動火於是又囑嚼了一二錢又李止住擁被而睡次早東方一白驚慌即來叩門素娥開道說知現在安睡驚慌喜極候又李醒來大家商議用藥素娥道相公是精於醫理前日用的是十全大補湯昨日因公身之加了一錢人參如何反至作瀉後來一劑把四物湯減去加入升麻乾薑倍冷濃瀉等溫提分利之品怎又連瀉不休呢又李道這事真令人不解因復想了想一會忽聞煎藥之水是河水井水驚慌道連日都用井水莫非錯打了河水素娥道河水也沒作瀉之理又李道只恐并不是河水耳你聽聽頭水溜元是點滴不止連日那樣暴雨莫非誤用了天泉之水素娥道天泉雖有自上而下之勢既有許多補藥在內亦可抵當得過即便作瀉也不宜如此利害這般神速又李道醫者意也草木之品因其氣味而定其補瀉其力原不甚大祇緣

病者氣血虧虛故能奏效若無病之人氣血俱盛就是多吃補藥亦不見益偶吃瀉藥亦不見損連日天時不正大雨如注以如此急驟之勢入我久病脾虛之腹豈不神速豈不利害雖有參耆在內而水多藥少力不相敵且浸灌滋潤俱是急水暴注之性到得藥力出來早已冲腸倒胃俱從大腸而去矣豈能與水性相牽制乎素娥大悟道相公之論真是精微定當注入本草以惠後世因急向廚房查看果因大雨汲水費力就便在院內水缸中提來的鸞吹大怒要責治提水之人又李力阻鸞吹道倘若不精於醫理仍把此水煎服豈不致悟大事即昨日連瀉致哥哥委頓重常其罪也就不可恕了又李笑道賢妹何不遠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惟我該有及履賢妹等該受驚憂致廚下人提這水來彼不過為造化所使憂之為而為耳豈彼之過哉況書云省過無大正見無心之過雖大必有即愚兄不幸因之致變亦止過之大者耳何必追究以致刑及無辜鸞吹素娥俱覺歡悅服遂置不問自此仍用原方調理了兩三日病已全退神已漸復鸞吹想起忌日咽氣之事告訴又李又李道愚兄前日說明分田一事斷然不受這個可置勿論只是不該疑及老伯怪不得賢妹動氣鸞吹道在哥哥親此田固如驢雞腐鼠但係先父一點念頭若斷不肯受雖不敢引却之不恭之說只是教小妹何以為人言猶在耳骨尚未寒而棄先人之命幾如土芥是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遠望哥哥曲全為是又李正待開言只見廚下僕婦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大相公來了鸞吹道來便來罷了做這般張智你對我說我就出來了那僕婦一手指道已進來了鸞吹道他怎就直跑進這裡來正待起身出去迎住他只見洪儒已路過書房兩隻眼睛不住的把又李鸞吹素娥三人輪着素娥正爬在床上替又李收拾床鋪忙退下來叫了一聲大相公洪儒也不答應把嘴對着又李像要說話的模樣又李因開口道小弟前日道府過世兄公出後遇老伯忌日世兄回府弟又卧病在床曾托令祖轉達令蒙枉顧只是尚在病中不能為禮殊為開罪洪儒扯一把椅子坐下咳了幾聲嗽臉紅了頭顱說道白老哥久違了專處住在那一縣我小弟今日來奉拜的第一要請教你的名字哩鸞吹素娥俱覺好笑又李却恭恭敬敬正色而答道小弟住在吳江縣字又李洪儒道不差是吳江只是要請教你的名字哩鸞吹素娥已待要笑又李搖頭示意方纔忍住那僕婦再熬不住幾步跨出房門一路笑進去了又李道小弟賤字又李洪儒道是又李不錯是那一個又字李字又李把指頭在被上劃着洪儒道我看你明白你拿筆寫出來看我可認得鸞吹道是又聞君子之遠其子的又字井上有李的李字洪儒道姐姐動不動念出古典來兄弟那裡懂得素娥道我告訴了大相公龍是前度劉郎今又來趙錢孫李的李字洪儒歡喜道你念出詩來我就懂得了上句是種桃道士歸何處我也記得的白老哥你這個又字原來是這句詩上的因自言自語的念着前度劉郎今又來趙錢孫李兩句忽然立起身來說道白老哥我去了我還要來看你你又不聽見遠自喃喃的念着那兩句跨出房門去了鸞吹道你看他這個樣子真真叫人氣死笑死素娥道不是文相公搖着手頭竟要笑出來了鸞吹道家中男婦俱已吩咐改稱白相公我與你兩人倒沒改口以後你還留心素娥點頭應諾又李道看令弟不過愚懷並非好惡但此來情狀甚是蹊蹺恐有意外之事鸞吹道有何意外事他不過想賴田耳現有先父遺囑怕他忘的素娥道若說道囑是丈相公的事與白相公無涉了鸞吹失驚道是呀我們只顧其前不顧其後這事弄拙了怎處呢素娥沉吟道還有商量我前日見那遺

囑上寫的是吳江文白世姪只消把文字改作之字就是了。鸞吹忙取出來只見上寫着我與大女鸞吹溺水為吳江文白世姪撈救留日字號因百畝以報其德等語字係行寫那文字竟與之字彷彿相同。鸞吹大喜即把筆略描一描竟成之字毫沒添改形迹了。又李道這道囑祇不過為樹田憑據儘可勿論只是他方纔走進房來兩眼輪轉把我們細看又再三問我名字牢牢記去必非無故鸞吹道他的蠢愚之狀向來如此不必慮他。素娥道大相公讀過千家詩百家姓敢怕在後面些還不記得小姐把論孟與他印證如何懂得。又李笑道怪道也說是念古典了。鸞吹素娥俱各失笑隔了幾日又李病已霍然起床靜養只見廚婢拿着一把蔥蒲菜葉并幾枝石榴花來說道是申伯伯在園裡折來的說今日有龍船白相公要去省散歡心鸞吹道我竟忘了今日是初三了。哥哥身子尚弱如何去得且到初五日再處。又李道我身子好時這些戲玩之事也是不喜何況病後只是客中兼病竟不知今日就至目前這幾枝榴花蒲菜又不啻是階前草。鸞吹吩咐分幾枝去供在靈前留幾枝養在瓶中。那廚婢就要來摘素娥道你去靈前插好這種待我來養罷。廚婢分着幾枝養好素娥取出剪刀將蒲菜榴花逐枝裁剪正要配入瓶中只見廚婢急急趕來說道大相領着差人在外要白相公出去哩。鸞吹着忙道你就說不在這裡了。素娥道大相公是知道的如何回得去。又李道不妨我自出去應他法製可也。鸞吹道哥哥這樣身子是斷斷出去不得的苦小妹不着與這獸弟做一齣罷。又李道他既有差人自必經了官府。廚婢如何可以遮蔽。況我並無係懸到官亦不過飄然而去便滿其欲為了何必使你出頭露面銀錢與體面孰重。賢妹不可錯了主意必於爭執此田因整頓冠服趑趄出廳來洪儒道這個就是吳江的白。又李那差人聽說身邊拿出牌票向又李照一照簇擁而去。正是

水淋珠子天然白

日照珊瑚骨裡紅

總評

又李謂素娥心明於日皎皎不欺何至一撮之藥入口輒吐即如淫女之忘廉恥與後文璇姑之心正不受邪者迥異曰心正不受邪祇神鬼妖孽攝召崇魔等事若毒藥入口無不亂性者如麻藥之不知痛癢藥之不知人事重藥之漸成死症酸藥之立致慘亡聖賢服之與庸愚同禍有得獨免者乎。惟一撮之藥入口輒吐而仍如淫女之忘廉恥乃見淫藥之能事又李藉以剪除兇孽者此耳。讀者但知為鸞吹設疑素娥致死而不知為補天丸出色猶未得窺全豹也。若文如寶面面玲瓏詎不信哉。

又李既藉補天丸剪除兇孽何以文了不相應曰凡作後文而不知應者下工也知應而應者中工也知應而不應而仍不失為應者上工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道至常而極變但言其常而不參之以變非天道也即非至文也。惟常故設伏惟變故不應非深知天道者何可遽讀此書且讀後文素臣慷慨一段則不應傳仍不失為應矣。自非上工其孰能之。

誤服淫藥為鸞吹設疑為素娥致死為補天丸出色法誠得矣而忍以皎皎之素娥忽如淫女之忘廉恥恥於立言之體不稍失乎。白傷寒之若狂非狂也病也素娥之若淫非淫也藥也藥性既解忽地痛哭為有廉恥乎為忘廉恥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及其更

也民皆仰之作著以君子處素娥焉得為忍

熱病如崇弓影如蛇驚吹一著疑心即無事不致疑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象此為入情之筆天泉一論挾收費未發之秘非但雙釋也庸醫讀之或且瞠目不解名醫讀之當屬傳同忘勿僅銘諸心版斯不負作者之意

却素娥係書中第四次却色讀者須合前三次細細參閱方知特犯之法之妙

卻色至此回而極矣無論雙人之却邪色較此迥別即却驚吹璇姑亦不得與此並論驚吹並未同床合被其擁挽抱負皆本快腸無情緣牽絆璇姑雖宛然在床而為德不卒誼士羞稱却之尚易至於素娥則既感其恩復許為妾而當此赤體擁抱哭泣求歡猶且決意絕之不幾太上忘情乎噫難矣

或謂却璇姑至第二夜則素臣已心許為妾不特赤體抱擁并為撫摩矣而手忽一驚遂至絕不動彈一任璇姑心酸淚落豈非太上忘情曰璇姑所爭在收與不收其心酸淚落祇為不收之故則其情緩素娥所爭在合與不合其哭泣求救專為不合之故則其情急緩者不必治之以急急者豈堪治之以緩况係感入肺腑之人而終不肯稍為權宜以濟燃急則真屬太上忘情矣故其却驚吹當却者也却璇姑可却者也却素娥不當却而又不不可却者也夫至不當却不可却而終已卻之作者定為天下無雙正士豈虛譽哉

第十八回

東矢狂生翻為座上客

掃戈送弟殲破樞頭前

驚吹素娥急至屏門後探看則見差人如狼似虎蜂擁又李而去嚇得面面相覷素娥道如今快叫申伯伯去打聽可是為那一百畝田怎樣告進狀子的驚吹急叫申壽前去與素娥兩人在房裏只顧打旋不知是哭是笑只覺胸前氣塞心裏臂臂的亂跳等了一會申伯伯回來呆靠在堂前說道是要等白相回來纔知道的了那裡去打聽呢驚吹着急道你怎樣沒用難道白相公也沒看見申壽道不是老奴沒用是老爺兒得不好從前老爺在日休說跟轎進去有許多威風就是老奴們偶然閒聞這些衙役見了都直立起來你也要拉去吃茶我也要請去吃麵撮着脚的奉承如今是亂說喝著着開去走開去他可許你站一站脚兒誰看見白相公的影子總是老爺死了衙門人都變大了這是當初的樣兒麼驚吹聽着他嘮叨愈加氣悶道不要說了快些到西莊去換來他病已好了麥租也結局了申壽遂要爭辭素娥道小姐心焦不要擔擱了申壽方擡頭而去驚吹等因無消息分外為又李擔憂又李被差人擁至縣前却落在一個茶館之中便有把門站堂值刑的許多差人及招房差承承行各項書吏陸續而來各揀座頭拉雜坐下店家拿出茶點各桌上都向又李拱手讓過那邊同吃又李大拉拉的坐着只做沒有聽見一概不去理他原原差悄悄的說道那兩位是房裏老師那兩位是班中頭後都是極行時的不可輕慢了的那位鬍子師老是承行你的事情都在他手裏我替你私下張他過來講一個規矩省得人多口雜又費錢又不好看又李冷笑道所言公公言為什麼私下講究只同你去見眾人了是那原差瞪呆了眼睛那些人都向他打着市語原差咽都咽都的說些什麼只見眾人一齊開口道就是明議也好因向又李索要鋪堂便費又李笑道我客中那有銀錢即有銀錢也不賞你們這些好骨稽更眾

人不聽得。一時個個磨拳擦掌，像要攪打的模樣。內中一個老者說道：「列位且不必動粗，承老師你是承行，還是你去拍拍醒他，免得當堂出醜。那鬍子搖擺過來，說道：『看尊駕衣冠，像是官牆中人。但既涉官司，就有微末前程，也不濟事。況這事情重大，只怕有礙功名。』此時若不破費幾個，慳錢將來悔便遲了。就是原告呈詞，也該抄着當官好去辦理，不要差了。念頭自悵其事，又李道方纔票上雖未黏詞，那原告的名字是未洪儒，註語是奸婢謀圖狀子，大約可知。何用抄詞至於這一項頭巾，原算不得什麼。前程久已要去，掉他事情重大，諒不到來着去。就是失時倒運的貨色，他說不到軍流斬絞官斷十條路，若像照着這般樣子去觸惱了官府，也就拿捉不定，便是拖着不狗去充當驛卒，也教他受用了。那堂吏合招房道別人的錢，還有隔兩日見效的。我們的錢是走上堂，就爆響的。呢傳語的時節，只消增減一兩個字，眼輕重一點子口氣，草供上，要緊關目結實的，略鬆些，輕鬆的略結緻些，就便宜得多了。又李道我本沒甚口供，你傳話的好歹，叙供的茶活總不干我事。那承行聽了堂吏招房一眼，道：『你們也有這些熱氣去換他冷氣。我們且吃茶等。』他見了宿材，再把石灰去揩他眼淚，就是了。只見值刑的說道：『你前程真假，雖沒考較，但事小，少不得要辜了再審的。到那時夾棍板子，上身休怪我們。忒奉承了些。』又李大笑道：『這個遠早就雇了急足飛遞咨文，也得一兩個月哩。』只見原告說道：『我差了這件古董事，賣牌票跑脚步酒，也沒喝你一盃錢，也沒見你一個。如今要見官了，難道也推甚死話不成？』又李道：『誰叫你跑脚步來？你既做差人，自該跑腿不消，和我說得你若要牌票錢，該問你本官要。為什麼出這沒錢賺的牌票，拘起人來？白相公身邊是有幾個說過不賞好骨，不要口管嘴，切意我相公動氣。又李剛說完，眾人齊嚷道：『從不曾見這等犯人開口就說當官，誰是你的奴才？好骨相公的受你這聲氣，氣兒耐着官府就要坐堂，停會出來，大家動手打他一個爛熟。看他竹簪蓬蓬是鐵簪蓬蓬？』又李冷笑道：『要打不妨。我白相公病了多時，筋骨甚不爽俐。你們這些通草拳兒，每人替我打上一二百拳，只當叫你們捶背也。』好眾人，不覺大笑。道：『原來是個傻子。』你看他瘦的那一把骨兒，倒虧他不知死話，說出這樣沒影的大話來。又見店家走來說道：『各位這茶錢是誰出吃了？有幾十盞哩。』還有饅頭糖片瓜子腐乾，那一樣不是錢？看這人模樣，是不肯出錢的。人哩，各位只要招架一聲，小店有了放心，就不敢來咕噪了。又李道：『你這茶幾個錢？一壺店，家道茶是兩文，一壺饅頭糖片瓜子腐乾都是四文，一賣又李在順袋內摸出兩文錢來，道：『拿錢去。我止吃你半盃茶，也是一壺了。其餘都問吃的人要去。』眾人一齊聲鬧道：『反了世界！你為着官司，我們替你出錢吃茶，你休做夢。』遂認是官府發了大紅全柬，請你來赴席。看龍船的呢，眾人正在開關，只見一個人氣喘吁吁的趕進店來說道：『各位不消發怒。我來算這茶錢，就是了一面說着，一面向一個纏袋內去摸錢。又李把那人一看，問道：『你是未老爺管家，未能納？』那人道：『的正是。今日進城交帳，纔知道這事。小的打發掉，這錢來叩見丈相公。又李走過去，把纏袋一手摺住，說道：『這茶錢是不許送的。未能忙打發下去。又李扯住低低說道：『我姓白，未能會意起來。高聲說道：『白相公，這是衙門規矩，不但茶錢小的，連帶着各項便費，在這袋裏。又李不等說完，一面取袋縛在身邊，一面說道：『行賄用錢，斷然不可。你若出掉一個錢，我就怪你那些書役和未能都面面相覷。』又只見一個人

走將進來道茶錢都是我的一面打發一面把這人請出茶舖去了未能跌脚情向又李說道這人姓計名多綽號計多星是出名的訟棍他來送茶錢是包着大相公打一面官司了又李道一面兩面都不必管他你只回去安頓小姐叫他不要着急說我這事是斷然不妨的不可瞎用掉了錢未能唯唯而去停了些時鼓樓上敲三梆原差來帶又李進縣知縣升堂又李昂然而上點名過堂畢先叫了未洪儒上去問不多兩句就叫抱告計多星遠遠見計多星指手劃脚却不聽見說些什麼計多星下來上面已叫着白又李了又李踉蹌上去打了一拱站立半邊那些差人連聲喝跪又李端然不動那站堂的用力把又李一拖一個便在後儘力一操却似生根的一股休想動得分毫暗忖怪道茶坊裏說大話果然有些把勢哩知縣見此倔強之狀已是愕然問是何等前程又李答是生員知縣道你不過是生員有事犯我案下如何不跪又李道生員若有事自然該跪生員本無事如何敢跪有事而不跪是無官長無官長是無朝廷也無事而輒跪是無學校無學校是亦無朝廷也知縣怒道現有人指名告你怎麼說個無事即使被人誣告也要本縣替你審豁朝廷設立法堂正為民間伸冤理無被告者俱說無事要這法堂何用遂不快跪又李道若事有冤枉被人誣告在法堂之上要求孝父台伸冤這自然該跪了若冤既無待於伸狀亦斷無庸進使與這法堂測不相涉了何敢望塵拜長跪之儀以輕朝廷而羞學校之士乎知縣勃然大怒道怎麼竟說狀都不該準的未洪儒告你誘姦他的婢女現在圖謀其婦這是好誘事情就是果有冤屈亦須質實審始知怎意說是不該準的你休得倚恃護符抗拒官長只怕落查過去辜了前程動起刑來那時悔之晚矣又李笑道孝父台不須發怒聽生員一言朝廷設立法堂以為聽斷之所即該立律例以為聽斷之書犯事者不得徇傲於法堂與聽訟者不得升聖夫律例具制一也律上明明載上指姦勿論既非姦所捕獲又無姦情証據考之律例兩無所附何所見而準其狀則亦何待審而知其誣孝父台明明犯着濫濫詞狀之條怎反說要容草草起生員米呢未公與生員三世通家誼同骨肉生員因弔喪而病臥其家即可誣以姦情則旅遊者必露宿家居者必塞門竊恐男女共行於途皆將指彼為有淫具而治之以姦矣烏可乎那知縣一腔盛怒正待發作被又李侃侃擊蠱援古証今忽忽諧入情入理一時竟發洩不來欲要尋個駁頭急切思量不起弄得沒法那堂更受又李之氣悄悄的提升一句要道老爺只消問那抱告計多星姦情証據就是了知縣連忙叫了計多上堂問道你家主告白又李姦情自然有確切証據可從直細說不得含糊隱漏計多道小的主人若不拿着實據怎敢告姦情休要說這白又李以孤身男子藏在深閨好嫌巨測只消講他與婢女素娥同床共寢一月有餘這便是姦情確據了如今只求老爺把素娥捉來嚴審并令穩婆試驗便是白又李的姦婢謀圖千真萬實矣知縣復問素娥年歲相親計多道素娥年十八歲是極標致的知縣點頭大喜道這狀子上單說與婢女素娥有姦要圖謀你小姐卻沒說一月餘來同宿的話本縣因事及暇昧有關於縉紳體面先拘白又李來錄供沒有提婢女素娥到官鞠訊如今據你說來既非年小姦惡之婢同牀寢宿一月有餘則姦情是實要根究到底了顧不得體面拘不得私情的了因標下一條火籤立拿素娥聽審一面叫下穩婆伺候吩咐將人犯帶過一邊把刑起事情帶來先審未能探知消息飛趕回家稟報驚哭自未能將又李說話并一肯出錢及告着姦婢謀圖之事說知渾身如澆冷水想素娥與又李苟合是真一經審明自己名節無從

滿沈沈在萬分愁苦欲殺欲割之時忽聽官府要拿素娥急得心中鹿撞眼內珠拉着素娥放聲大哭道這是我害了你了如今當官去審明你與哥哥俱罹法網難免出乖露醜仔細思量更沒別法只要尋短見了素娥也怕與又李同林寢宿犯了禮法要治他的罪因哭著說道小姐說甚話先老爺夫人現在只有小姐一位嫡親骨肉況且白相公坐了監獄還要小姐照管如何說起短見的話來呢婢子不舍不惜廉恥與白相公同床共寢干犯禮法然渾者自渾清者自清婢子做事一身當忘皆連累小姐若小姐一尋短見則不特喪葬祭祀無人作主亦且皂白難分反啟外人議論致污名節這是斷斷使不得的素娥正在苦勸差人已到在廳發作立逼要人未能只得進來催促道小姐不是哭泣的事快些打發素娥出去討主謀告準了狀捺住差人直待掛了審纔來拘人給我們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又代大相公出錢打一面官事若再不用錢便直輸到底了須封起八兩銀子包給原差做鋪堂并直刑使費那樁子第一要料理若沒有錢便是性命千條哩素娥聽說樁子的利害不覺啼哭起來響哭愈加心痛哭道都是我的主意叫你去伏侍哥哥如今害你受刑於何忍把兩隻腳兜在地板上跳個不住差人見不贊人在外敲門打壁涕淚盈天未能只得死命催促響哭一頭痛哭一頭趕進房裏開了箱籠捧了一捧銀子放在桌上道逼你去打發只要素娥不吃苦便了未能攬着銀子催逼着素娥出去素娥好似那上法場一般上前兩步退落一步眼睜睜看着響哭淚如雨下響哭扯住素娥哭做一團亂滾到小廳後只得放手直着素娥哭出了門方纔趕到靈前大叫爹爹喚喚痛哭竟昏迷在拜毯之上那些厨婢竈婢因素娥做人忠厚沒一時不在小姐前周旋他們常時疾病又都虧他醫治個個與他相好都噙着眼淚哭送出門到望不見轎子纔見響哭來到慌忙喚醒大家攙扶進房倒在牀上悲啼不止素娥號哭出門在轎中忽然想起我雖不合與相公同林共宿然事已如此哭他何益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我為小姐所知相公所悅且為救命之恩養之德就殺身以報也不足為異乎日讀史見那些忠臣義士赴湯蹈火而不辭如履坦途未嘗不嘔噴數慕色動神飛怎麼輪到自己身上就這樣畏縮起來豈不可愧我今所犯料還不是死罪況我尚有苦情不是無故去做非禮之事若到官時須把前後情由細細說明或且憐我因奉主命知恩報恩這點念頭寬我之罪也未可知就是必不能寬我便直認其罪一力出脫相公說他病即昏迷不省人事俱我一人所為任他撈過我只拚了一死便可全白相公之名節須要侃侃而談不可囁嚅畏縮素娥定了這個主意便覺胸有把握竟安坐轎中不作楚囚之泣了不一時已到縣前那些閒人望見轎子都知道是朱家女婢犯着惡情攙擁何止千人未能料理停當要與又李商量同一同口供那些差役都嚷起來道未嘗家這是斷斷不能你看他方纔那種氣概休說我們被他凌賤連老爺也被他那樣挺撞合堂人都氣破胸脯正要拍他鬼臉來哩我們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只保得府上的姐姐不吃苦了因叫軍牢把閒人打開你看這轎子要擠破了官府看見不是當頭的那軍牢果然拿着鞭子望人頭上亂打打出了些空兒恰好那節事已審完原差去回覆了如飛跑到轎子邊好好喚出素娥領將進去那知縣把素娥細看暗吃一驚說道怎了髮中竟有這般絕色休說一月有餘便是片刻同床也沒有脫白的事這姦情是實要重治白生之罪的了因定一定心問是你家主告你與白生有姦須把他何日誘你成姦又怎樣圖謀你家小姐從直說來本縣憐你

年紀小誤落白生之局不難為你若支吾不認便只得用刑了吩咐取擲子伺候會堂吏役都齊來了值刑的慌張答應鈴琅的丟落擲子就便提一句道老爺憐你年幼只從實認來便是堂吏等亦點頭示意那擲子正落在素娥膝邊素娥有感竹在胸毫不驚動朗朗的說道白相公係老爺通家世姪先老爺與家小姐在杭州溺水虧白相公捨命救起先老爺感白相公救命之恩臨終遺命留田百畝以酬其德立有遺囑可証前月白相公來弔奠先老爺因過哀成病臥床不起家小姐感白相公恩德因家中並無五尺之童命賤婢晝夜侍家相公恩白相公分因故此誣告案情白相公病中昏迷賤婢不避嫌疑盡心調護是實至於淫嫖之事休要說白相公是坐懷不亂的正人君子即賤婢下人亦知以禮自持不敢暗室此心可對天日若有一事涉虛願甘立斃杖下知縣暗忖又是一個說大話的人因問你家主說你與白生同床共宿一月有餘可是真的賤婢道這是真的白相公發誓一息賤婢因奉小姐之命代主報恩晝夜在床灌湯濯藥揩拭活潑只是兩心皎潔從不相涉於邪望老爺鑒察知縣冷笑道這也就難信你了因不忍用拶吩咐穩婆領至招房趕出閒人細心揆驗須臾穩婆回稟道驗係童體並未破身知縣不信道如此一對孤男少女同床月餘那有完燈之事只見計多跪上來稟道不可信他家小姐現在差未能在外擇金四佈這穩婆是受他賈鳳混供的穩婆急急發誓道你使叫先老虎許我二兩銀子若得了未能一個錢就爛掉這兩隻手知縣喝道不許胡說我自自有道理吩咐家人將素娥穩婆一齊鎖入內衙叫家老婆同眼驗明回話須臾家人同穩婆出來同稟夫人親自驗明不特未練破身眉毛交緊如索乳頭結束如豆是個守禮謹身閨女歡喜異常留在裏面備酒飯賞他理這縣官姓任名信為人忠厚居官廉潔只是些任性常要枉斷事情更有一件毛病是懼內兩字因夫人有才有貌又有些養貧賤時仰靠他所以凡事都受他三分節制懼內的人聽說夫人歡喜便是寬心一奉茶坐在公堂之上做聲不得只見階下一羣人冠裳濟濟頭上堂來說道未老先生一生廉公正直無私今被嗣子洪儒誣告白又李森情詞涉其姊若非屢次驗明則其姊受不白之冤未老先生亦蒙羞於地下不孝不弟雖不容辭伏乞老爺按律重懲凡在紳紳俱感大德矣任知縣立起身來舉眼看時都是本縣有名的鄉宦慌忙忙出位拱手答道各位老先請回晚生當遵命東鄉官方纔下去只見許多生員擁擠上來說道未洪儒得受抱負萬金產業志恩反噬幾幾覺弱息玷辱清名求老父師大法痛懲以植綱常以安孤苦任知縣道各位年兄請回本縣自有公斷那些生員打了一拱齊齊的排立兩旁把這些站堂吏役都攔在背後急切裏擠不出來任知縣心裏躊躇這事情弄大了一來夫人喜歡不敢違拗二來鄉宦生員環堂請法不便擅殺三來驗明女身無可班駁四來看審的擁擠數千人在此也該顧惜聲名因想白生何仇洪儒何德止因白生出言提撞致動我怒原沒甚大怨何苦屈法去求他過失方纔唐突時節虧我的話頭尚未說殺如今按法而斷不特可蓋前愆愈顯得我不設成心虛衷大度有何不可因定了主意翻轉面皮喝常原告上來此時計多見素娥驗是童身心裏已是慌張違待著官府祖護可從寬及見眾紳矜各抱不平當堂請法嚇得目瞪口呆束手無措那洪儒更是離兜早已渾身抖戰忽聽見縣官叫他心頭突突的跳著一路爬跪上去連連磕頭知縣大怒道你這畜生未老先生嗣你為子把萬金遺產都付與你與你反噬幾幾受辱九泉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本縣今日執法公斷要打死你這畜

生替朱老先生出氣一面把棋盤亂敲一面將籤筒內刑籤盡倒出口裏不住聲的喝着拉下去與我着實打那此差人雖得足了洪儒的銀子見官府發怒紳衿不平無可遞送齊聲的吆喝一聲兩個值刑的將洪儒等頭一捉直拉翻下簷旁邊又走過兩名皂隸一個把洪儒頭頸捺住一個揪住兩足將褥子扯落露出白雪的屁股值刑的將板子在臀上一捺捺得洪儒殺猪也似的叫得聽得吆喝一聲那板子在望空中飛起洪儒魂魄魄散直挺挺的躺着受冤早是又差人從人叢內擠將出來上堂跪下任知縣疑是來羞殺他忙道本縣知你被誣已在這裏懲治原告有什么話請起來講又李跪着說道朱洪儒誣告生員其罪小涉及閹閣其罪大老父臺執法懲治本所應得但洪儒年少幼無知其中必有主唆之求父臺暫息雷寬免其責辱以全縉紳之體究出主使以伸朝廷之法實為兩盡任知縣道這是以德報怨了更為人情所難快請起來本縣嚴究主唆就是又李謝了起來站立案旁那值刑的板子在空中正待打將下去任知縣吩咐且放起來眾差役又吆喝了一聲把洪儒提起推至案前任知縣喝問道你這差生平空誣告了白生如今白生反替你跪求本縣若不宥白生情面這頓板子你也休想性命了快把誰人主使告這狀子實供出來若有半句支吾取夾棍伺候取差役又齊聲的吆喝一聲那洪儒如在鬼門關上剛放轉來魂魄還沒上身亦且字義不明兩手攣住椅腰定着兩眼答應不出任知縣把棋鼓一擊合堂差役齊聲一喝嚇得洪儒渾身色勒勒抖個不住又李道老父臺問你這狀子是誰人叫你告你告的洪儒聽得明白方回過頭去指着許多道這計老哥叫我告的知縣道計多是你家人怎這等稱呼洪儒道他不是家人他是賣鴉子的與我賭錢相好是他叫我告的知縣大怒喝常這光棍上來差人把計多帶上知縣罵道你這奴才才做未家家人在本縣跟前再三頂說坐實這差情原來是開賭寫狀包打官司的光棍左右與我拉下去先打四十打的時候任知縣不住的擊着棋鼓喝着實打著實打這四十板打得計多皮爛鮮血淋漓看審的百姓擁堂生員人人稱快洪儒抖戰不已知縣復叫值堂的整起來棍套着雙足喝計多供招先要同賭人姓名計多到此也就一毫沒計了只得先供出幾個賭脚知縣標筆立拿一名不到重責四十卻喜俱在堂上看審一面官司急切擠不出來登時拿到四名跪在一邊計多齊供道那一日未洪儒在小的家賭錢他說這兩日精晦氣賭錢又輸家裏又有人坐着要分一百畝田去小的問他是何等人為何事要分田未洪儒說忘記他姓了單把未老爺遺囑分田的緣故說明小的說外人怎得分你未家產業我和你去拜他若是個難免便可賴去這田做賭本未洪儒說他躲在姐姐房裏我也沒見過面你如何得見他小的想着一個男人怎躲在女人房裏不合攬擬洪儒去問姓名者破綻隔日洪儒問了姓名說不是姐姐房裏是在極裏頭一所書房裏我進去時白又李坐在被裏姐姐坐在床前椅子上素娥爬在床沿上說說笑笑講得正是鬧熱小的問他素娥是甚人有多少年紀他說有十六七歲是絕標致的了頭小的想着少女孤男噯笑一室主僕雜亂內外不分大有可疑了因叫人從西邊圍內爬牆進去偷着了兩夜說是每夜小姐到二更天纔去標致的了繫上床陪宿小的只道白又李差情是真纔敢代洪儒控告希圖賴田瓜分只此便是實情若有半句虛辭願甘處死任知縣詰問洪儒洪儒連連道磕頭句句真的這幾個人是日同賭的知縣吩咐取一面重枷判着枷號三個月滿月責四十板釋放放枷封當將計多枷號出去同賭四人每人四十板枷號一月連

洪儒責取永不賭博甘結復吩咐道本該一頓板子打死你這畜生看你先人面上白生又代你跪求免你當堂出醜以後若敢賴因誣告再行賭博定即處死因喚兩名差後着押帶洪儒交與族長說我老爺吩咐帶到未老爺膝前跪着聽憑未小姐以家法懲治懲治過了帶來回話他若不遵仍行舊處便了差人押下洪儒取生員打拱讀頌任公明斷又李候其退下正待作謝只見知縣起身拱手道年兄少年老成不欺暗室真可追蹤柳下可敬可敬請在賓館少坐本縣退堂就着人延請要暢領教益說畢轉身打鼓退堂當有東房書吏把又李請在賓館中又李本不耐煩進見因審時十分唐突不便再違其意只得坐下等候不一會裏邊一片聲傳請東房候把又李請上堂來到月臺口見一乘轎子歇在西邊堂上一個女子走將下來又李看時却是素娥素娥低着頭急走兩步自入轎中又李剛走上堂裏面雲板一聲暖閣開處任知縣早迎下堂來連連打拱至西書房叙坐素娥自坐着轎子回家只見一人在前飛跑血流滿面有二十多人在後追着遠遠跑的那人却是洪儒只不知被何人趕打原來鸞咬許字之婿覆姓東方名旭字始升他父親曾做鄖陽巡撫性耽靜養勇退歸田聽見未洪儒告狀之事叫人抄詞去看過氣得要死因想未公家教嚴爾未小姐頗著聲譽不信有此醜事暗暗打聽審期糾集了紳衿着審若弄情虛了便要嚴治洪儒倘姦情是實便要當堂退婚及至審時素娥還是童體祇為賴田起見誣讎姦情故令眾紳衿上堂請法不料又李及為洪儒開脫只得罷了豈知走到大布口恰好洪儒撞遇東方家中這子弟親友便個個摩拳擦掌把洪儒打得滿面流血虧得原差死力勸救放着洪儒逃脫素娥見了雖不知被何人趕打心裏却甚快暢暗道這真是天報了不一時到了府中下轎進去直走到大廳後半邊街裏隱隱聽得鸞咬哭聲急跑進去喊道小姐不要哭了如今是好了鸞咬忽聽見素娥氣聲從床上直豎起來一把抱住說道怎樣好了莫非是做夢麼廚下僕婦了鬟聽見素娥回家都趕進來擠滿了一屋素娥把兩次驗看之事紅着臉說了一遍鸞咬驚喜道這真是鬼使神差謝天不盡了素娥道縣官夫人十分憐愛叫他兩位小姐相見原來他家也有這等美貌小姐那大小姐更是文致直要受煞了人夫人賞了酒飯遂叫他大小姐陪着殷勤相勸那大小姐真和氣就如熟識的一般臨出來時好生不捨叫婢子時去走走那夫人留住婢子等外面審完了事一一告訴了纔送我出來又叫問候小姐鸞咬道你在門後我已將着一死只苦你不知要怎樣受刑累我真哭到如今那知過着這樣好人做夢也做不到將來怎生補報他們呢素娥道大相公已經脫了襁子要打了轉自白相公苦求纔免了打打雖免掉却也殺了他了鸞咬道既沒有打有甚麼他素娥道路上許多人趕打小姐你不曾看見哩大相公滿頭是血跌八撞的跑得那裏樣免驚吹問是甚人趕打素娥道便是不知道莫非看審的人打抱不平鸞咬問道白相公怎不回家素娥道我街裏聽見夫人吩咐拿燕窩海參出去要留白相公吃酒哩正說着話未能在外要見僕婦等都歡喜回廚鸞咬素娥忙走出去未能道官司的事體素娥道妹自然告訴過的了只小的被值刑的纏住要錢不得先趕回來報個喜信但事外面轎夫喉嚨都喊乾了素妹快些打發他去罷素娥道我與小姐只顧說話竟沒提起轎錢鸞咬急進房提出一串錢交與未能令其打發雲用未能拿錢出去隨即進來稟說四房老相公奉官府吩咐押大相公罰跪堂前請小姐痛打一頓遠要去回銷哩鸞咬道恨他也有來見我的日子麼一面吩咐開了廳門點起香燭一面走

前廳來見過族長便到靈前放聲大哭族長勸道這為生驕得鐵桶你這裏也沒來告訴族中通沒一人知道幾乎弄出事來虧着天有眼晴官府明白也是做官的姪兒陰中保佑雖沒當堂責處已經扯脫椅子嚇得魂出連同賭的打得皮開肉綻官司是全贏的了方纔在縣前大市口被東方親家那邊打得滿頭流血遍體成傷如今又押來憑你處治也可出你這口怨氣了鸞兒素娥方曉得打洪儒的是東方旭家裏的人鸞兒道這樣傷天害理的人那有手去打他姪孫女自從清晨哭到如今水米也不曾沾着一口渾身像死人一般氣也沒有還拿得起手來嗎族長道你若不打他便要當官去打方纔許多那樣硬漢聽說打得死去活來如今遠不知有命沒有命鸞小姐你可憐見過世的四姪姪婦面上打他幾下饒了他的狗命也是你一點陰騭那洪儒是嚇破了膽的人親眼看見許多等打的那樣又親耳聽見官府吩咐的話頭今見鸞兒不肯打他怕事決撒喉嚨痛哭總不收聲鸞兒着他直挺挺的跪在地下滿面都是乾血黏連眼淚如磨頭急雨直沖下來也甚覺可憐却想起自家名節幾乎被污性命幾乎不保又覺恨他入骨米米的不肯轉口洪儒見鸞兒執意不打小廳上差人又催帶面官害怕非常把雙腳挪上幾步一手扯住鸞兒的裙幅將頭在地下只顧亂扯滿眼垂淚極聲痛哭道兄弟以後再不敢了只求姐姐打我幾下救我的性命鸞兒道還要奈何他一會只見洪儒額角在地一連幾扯鮮血直淌出來舊痕模糊成片連着眼淚鼻涕淋漓掛掛直垂到衣領胸襟之上竟像血人一般不覺頓起可憐哭道你好好的是我兄弟何苦如此你以後再不要是這樣我原拿你好的鸞兒道甚四叔公只算是我打的了族長恐有反覆又敲實了鸞兒口氣然後帶着洪儒同差人回官去了鸞兒折轉身來要進房去只見素娥靠在樞旁神氣昏沉滿面灰色竟像死人一般不覺吃了一驚正是

乍敲金鐙方旋凱

忽舉烽煙又報驚

總評

自古及今無此倔強被告作翻者去一切屈打成招熟套特開一異花樣攪錦簇席面以處又李正為絕頂人生色不使庸庸輩同作楚囚之泣而文章亦遂臻絕品凡有幽憂帖滯之病讀之無不立愈者豈獨治頭風一疾耶

素娥忽然想起一轉最妙既見平日學問又見臨事本領然何以不早作此想此則文章家起落之法不落至十分則起必無勢兼使落處減色故必噉哭出門方忽然想起使鸞兒素娥之痛苦異常而讀者之快活亦迥異尋常也

紳衿上堂請法可謂哭如其來文章最喜者是此等哭如其來之筆素娥見眾人追打洪儒血流滿面亦是此法又李如此激怒官吏而卒致訟事全贏并且延為上客古文頗挫之法盡於此矣

不特頓挫由此而撕衣驚痘而遞入湘靈正傳又係明脩暗度之法不可不知
素娥云大小姐好不和氣見了婢子如熟識一般臨出門時好生不捨此已暗度陳倉矣不必撕衣驚痘始入湘靈正傳也

湘靈何以一見素娥即如熟識臨別依依不捨此與後文素臣紅豆初見同法天生著屬點相關深入始知其妙
湘靈保千金蘭秀何肯陪及婢女任夫人亦何肯令其陪侍此正出色寫素娥丰格不敢以鬟桐侮之非止我見猶憐也任信此等定
一定心方能問供亦是此意

文章有特翻前局之法然必極情盡數方為神變此回如又李之凌賤更後挺撞官府其勢必至受辱不堪而終於留進內衙設席款
待素娥之痛哭出門決意受刑而終於款留酒飯并令千金陪勸變改之慮汚名節惟思自盡而終於逆弟跪求破頭懸打皆是特翻
前局況九淵者忽升九天其餘如紳衿之上堂請法眾人之起打洪儒并同賭四人牽連伏法無一不出於意想之外極盡情致神變
極矣即此已不愧第一奇書之日

第十九回

怪蠻方燈下撕衣驚狂出

奇解數竿頭拍手唱歌來

驚叫道素娥你臉都變了色了為甚這樣光景素娥低低應道婢子因之異常眼前怕就有大病來哩驚嘆道我也只有口氣死但你臉色
更不好着快些進去安息哥哥身子纔好只怕經此勞頓又有反覆還要累你伏侍哩一面催促素娥進去一面吩咐僕婦熄燭關門只見
未能進來說道頭裏小姐給的銀子用去了八兩鋪堂值刑說重打了計多要去六錢原來差押大相公來受責又出了一兩銀子東道縣
裏留素娥妹酒飯厨子合外宅門又詐去五錢共用了十兩一錢這裏還剩六兩多些輻錢打發了一百個這是存下九百小姐請收下了
驚嘆道我身子不好心裏不耐煩你放在身邊用了算罷白相公在縣裏吃酒可叫乘轎子打碗燈籠去接了回來後日就是端陽要備三
席酒一席做過羹飯就分散與你們過節一席請白相公兼謝謝素娥只我一席是素三席都用算罷未能應諾而去天色已黑下來驚嘆
憶著素娥自己執燈照進書房見素娥和衣睡臥輕輕將手在額上一摸覺道有些發熱忙替他蓋好夾被放落紗帳悄步出房恰值未能
提燈回來說白相公今日是不能回來的了明日再去接着裏頭吩咐出來要留過節還要請去看龍船哩驚嘆道他這身子如何勞碌得
動你進去說聲接了回來罷未能道官府裏面不比人家小的去守候多時方得傳話進去已經回了出來誰敢再票呢驚嘆道既如
此你明日早些去伺候罷驚嘆道怎知縣這般用情不解其故原來任知縣這日要請又李一來要迎合夫人之意二來要博大度之名
三來見又李相貌不凡少年剛正議論雄偉將來必然發達有心結識然未經稟命不敢自尊一面送又李至書房一面進去票夫人那天
人嚴氏出自名門秉性賢達雖為任公所懼常要講起夫為妻剛的道理却是識大體有作用不比小家婦女一味蠻打瞎撞所以任公官
聲不為所減到那緊要處去反得夫人之力以此任公益加敬畏凡事都不敢自尊夫人聽說要請白生大加稱賞道這酒是應該請的一
則這件事關動合縣人耳目若不加以禮貌豈不笑你為庸碌之人二則此人見絕色而不迷是第一等正人君子這等人不親近他遠去
親近何人三則我在屏後窺他相貌不凡骨格異常虎步龍行是一大貴之相識英雄於未遇正該在此時物色他依我主意若止一席而

盛節贈紀深情不是風塵俗吏所為也任公連連贊道夫人所見不差真個四面八方俱算得周到下官謹依遵命任公得了夫人宜當席上分外殷勤他原是科甲出身文墨精通史書淹貫與李亦是講說得來席龍更苦苦相留又李感其誠只得住下裏面撥出小童一名喚錦囊在書房伏侍又李觸着美意不覺灑然任公打發了些公事偏下圍牒又陪用了幾盃酒黃昏後秉燭坐談夫人房裏煮出上好毛尖送潤吻來因叩起文章之外更擅何長又李不覺漏出兵書醫書之略略說些大概已是聞所未聞任公道弟有一故交姓林現任福建恭將精於兵法他講六韜三略俱屬無用只有一部左傳方是兵家要略弟嘗以為狂據他講來却頗有些動聽弟於幼年也學做過詩未曾糊口又已久荒至醫書之學却從未講究只抄幾個丹方打那歸除乘法罷了不意先生青年如此該博真是奇才又李道六韜三略原非無用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於死書便蹈趙括之故轍如醫者之具有成方而未施於症不若左傳之一症一方朗若列眉也因把左傳上戰陣之事略為指點任公正聽有人頭只見錦囊悄向耳語連忙告退進去了一會出來說道先生方纔講究醫理字字精深二小女向有痞症今日忽然發作欲求先生一診不知可好藥濟又李道叨承厚愛豈以藥濟為嫌但診脈須在清晨此時酒後恐非所宜任公道先生並無酒意拙荆因小女心腹絞痛非常囑弟今晚必要求先生一診萬勿見却又李無奈立起身來錦囊執燈前道進至房中只見燈燭輝煌幾個丫鬟婦孺擁一個披髮女子出來又李逡巡不進任公道拙荆說先生坐懷不亂之人小女尚幼不必拘泥形迹況且先生說的望聞問切望正是第一件事哩那女子攢着雙眉朝上深深道了萬福又李竟自坦懷手執蠟炬細細照着他咳了一聲問明痞在處次將六脉診過問月事行否任公道尚未及李道此非痞也乃肝經積血耳任公道此症經過許多名醫都說是痞但只是醫治不好日甚一日先生獨決其非痞何以知之又李道令愛面色青黯兩目風輪無光聲溢而滯病在左脇肝脉結滯月事不行非肝經積血而何因為一方是延胡索一兩不用引河水煎服說道此病一服即愈剛放下筆回頭來要叫那錦囊點燈照出只見背後一個十六七歲的美貌女子側着半面在房門口偷着又李驚方又李瞥然看見吃了一驚叫聲阿呀左手早那女子胸前扯住那女子縮身不及又李側身轉立便把右手去解他衣服嚇得那女子魂飛魄散口中大叫任公又氣又嚇竟在椅上立不起來口裏只叫反了反了裏面夫人和許多丫鬟婦孺都慌得沒了主意一片聲亂嚷又李把那女子穿的兩件紗衫已是紛紛扯脫那女子精着半身突出兩隻嫩乳急得雙足亂跳又李扯住那女子腰間的抹胸一隻手還要去扯脫他的裙袴那女子抵死掩住下身沒命的喊叫房門外亂趕進無數家人來打捉被又李把手一擄當先的擄倒了兩個跌轉去又擄到了幾個又李只是不放手只顧要扯去那女子的裙袴那女子將身子蹲倒兩手捧住了又李左手儘力亂抓亂搗口裏忘命大叫叫得聲氣都沒了夫人領着許多婦女手裏亂蓋蓋的拿着竹竿門門向又李頭上橫七豎八亂擄亂打那小姐診脉進去已經上床睡好也爬了起來拿着一根綑架撐着眉頭幫着夫人們擄打任公氣破胸脯急得魂出只叫反了反了家人們出去拿了鎗刀棍棒趕進來要打要砍又李一手提起椅子招架一手搭住女子却不放鬆兩隻眼睛睜睜的只看着那女子的面目喉嚨家人們砍打不進要出去叫皂壯進來只見又李大喜大笑道如今是好了一手把那女子放鬆一手把椅子望着家